

太炎文錄續編卷三目

章氏叢書三編

卷之上

武昌首義紀念宣言

國學會會刊宣言

制言發刊宣言

卷之下

居賓虞先生八十壽序

合肥段公七十壽序

李誠甫先生配易夫人六十偕老序

雷君泉理暨德配葉宜人六十壽序

洪益生六十壽序

桃源饒子六十壽序

陳子勳五十壽序

楊太夫人百歲歌詩序

胡母韓太夫人八十壽序

金母裘太夫人八十壽序

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

謝君馬夫人六十壽序

王大家五十壽序

太炎文錄續編卷三上

章氏叢書三編

武昌首義紀念宣言

太史公曰。作事者必于東南。收功實者常于西北。其于楚漢之際則然也。明起東南。轉戰至薊丘。再傳卒建都焉。地直北而迤于東。少異漢矣。民國之興自武昌。終乃都明故虛。武昌南國之紀。而形勢爲土中。轉而宅薊。直其東北隅。與漢事差愈遠。由此言之。廢興之端。各以其時。茲謀國者之所怵惕也。富武昌未起也。義夫材勇。散植于四方。謀幾十年。斷脣遺齒者蓋千百人。而武昌夏口當中央。陰爲幹柄。卒以鐵道小靈。駢然如霆雷而起。南北從之者十餘省。閩事四月。胡命以傾。大建中夏。不失舊物。所謂合從討伐。軼于三代者。唯是乃當之。誠非漢明所得擬也。隆于仁短于義者。其附麗士民如易。然其握權不牢。且謂建虜已覆。無所事兵革。未嘗自營湯沐之澤。爲族黨求蔽障也。而因授之北方。四達之地。寇來不遮。曾不再稔。而荆楚爲丘。至于今不復。邇者倡義之士。殺身者有矣。屏于閭巷者有矣。轉從溝壑。妻子無所覆露者有矣。漢之興也。復豐沛之民。世世無所役賦。明之北徙也。則金陵爲留都。以今之武昌方之。蓋不當其豪忽焉。功大如此。而報薄如彼。于是奮劉吳北隣等九人喟然歎曰。靡

頂踵以利天下。終于納侮。智者不爲也。利及行道之人。而伐其肺腑。仁者不爲也。相與起武昌首義紀念。冀形之實事。以扶傷撫孤紀功爲主。然後事不滅沒。而國殤虛厲有所附。其存者免于卒殮。其胤嗣得以長育。比于漢明之道則未也。民國十一年十一月。謀于抱冰堂。既成言。以書走三千里。告于餘杭章炳麟。炳麟與武昌諸勳一體也。六七年中欲拯其民于水火者三矣。謀幾成而卒無效。得其書。曰使首義之績廢隊。至于于是者。吾之恥也。斯事也。固將縞素而從之。虞殯而道之。于是宣示大義。以對于天下。以祈句于國之人。其事列左。

一設紀念大學

二設公園置倡義紀念碑

三設功裔教養所附幼稚園

四設傷軍養濟院附工廠

五鑄張文襄銅像

國學會會刊宣言

自清末訖今三十有餘歲。校官失職。大經數而賊民興。其有秉德樹惇不失教本者。蓋百不過四五。然猶爲衆所咻。無以流澤於世。姦言朋興。覃及校外。察其利害。或不如絕學捐書爲

愈。余去歲游宛平。見其儲藏之富。宮牆之美。赫然爲中國冠弁。唯教師亦信有佳者。苦於薰
蕕難糴。不可討理。惜夫聖智之業而爲跖者資焉。或勸以學會正之。事緒未就。復改轍而南。
深念扶微業。輔絕學之道。誠莫如學會便。其秋蘇州有請講學者。其地蓋范文正。顧寧人之
所生產也。今雖學不如古。士大夫猶循禮教。愈於佗俗。及夫博學孱守之士。亦往往而見。懷
然歎曰。仁賢之化。何其遠哉。顧念文學微眇。或不足以振民志。宜更求其遠者。昔范公始以
名節厲俗。顧先生亦舉行已有恥爲士行準。此舉國所宜取法。微獨蘇州。顧沐浴膏澤者莫
蘇州先也。於是範以四經而表以二賢。四經者謂孝經大學儒行喪服。二賢者則范顧二公。
其佗文獻雖無所不說。要以是爲其舊。視夫壹意章句忽於躬行者。蓋有間矣。講浹月。將還
海上。自恐衰老不能時詣蘇州。又念論述古義。學者或不能得其本。效顧先生讀經會制。以
付與會者主之。其事甚質。而基莫固焉。是於佗州或不能舉。蘇州則有能舉之者也。後數月。
諸子復定名曰國學會。以討論儒術爲主。取讀經會隸之。時有所見。錄爲會刊。烏呼。斯會也。
其於中國猶大山之壘空而已。尙未得比於五季之睢陽。衰晉之涼州諸子也。持以弘毅。何
遠不可以行遠。凡事有作始甚微。其終甚鉅者。仲尼云。人能弘道。與會諸子。其勉之哉。民國
二十二年一月章炳麟

制言發刊宣言

今國學所以不振者三。一曰毗陵之學反對古文傳記也。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書爲帳簿也。三曰新學之徒以一切舊籍爲不足觀也。有是三者。禍幾于秦皇焚書矣。其間頗有說老莊理墨辨者。大抵口耳剽竊。不得其本。蓋昔人之治諸子。皆先明羣經史傳。而後爲之。今即異是。皮之不存。毛將焉附耶。其次或以筆記小說爲功。此非徧治羣書。及明於近代掌故者。固弗能爲。今之言是者。豈徒於夢谿鄱陽遠不相及。如陸務觀岳倦翁輩。蓋猶未能仿佛其一二也。此則言之未有損也。余自民國二十一年返自舊都。知當世無可爲。講學吳中三年矣。始曰國學會。頃更冠以章氏之號。以地址有異。且所招集與會者。所從來亦不同也。言有不盡。更與同志作雜志以宣之。命曰制言。竊取曾子制言之義。先是集國學會時。余未嘗別作文字。今爲制言。稍以翼講學之缺。曾子云。博學而辱守之。博學則吾豈敢辱守。則庶幾與諸子共勉焉。章炳麟

太炎文錄續編卷三下

章氏叢書三編

居賓虞先生八十壽序

廣濟居覺生。少而岐嶷。出身與光復事。中遭喪敗。奔竄島嶠之間。勢稍振。又起與韓要抗。比
黨兵。又隨衆入議院。有聲吳楚間。太公賓虞先生老矣。雖遭顛沛。而未嘗有戚容。處得沖而
用之。若不盈。民國十年。覺生將以其時爲壽。來告曰。吾父以夏正六月十一日生。今八十歲。
吾母胡亦七十三矣。請所以爲頌禱者。以右觴豆也。余問事狀。即應曰。吾父家故貧。常飯牛。
未嘗廢讀。年十三。直洪秀全兵起。轉徙無恆居。十六而孤。無半菽之食。猶不輟書。清同治初。
洪秀全敗。而張樂行以偏軍蹂江淮。吾前母歿焉。叔父又被略以去。亂既定。廬舍皆盡。自拾
斷甃。親版築。結草而處。藉殘磚。收燼書。日夜誦之。魯未嘗着稿。暮祿事起。又出灌漑。年二十
八。始補縣學生。以教授養吾大母。年六十。義和團起。東鄉民聚。焚禮拜寺。外人誅求苛甚。知
縣欲加徵給之。使吾父主其事。乃視事產厚薄。稱算以償外人。民賴以安。平生怒怙無苟心。
比老而形不衰。今猶健步云。吾母年二十一來歸。產子女十三人。督教甚厲。晚歲勤苦無閒。
詰日常先諸婦起。制餘僮御。以相吾父。其較略如此。余曰。有士之行。以爲民紀。可以爲鄉里

型矣。抑不知覺生所以顯親養志者何如也。覺生起未有言。余曰。白頭之人。恆苦朋輩無幾。自其少時所習。識雖屠沽駟卒。幸而存者。猶暱之異於恆衆。况太公之少空乏者乎。虜漢變復。吾同志多有功。獲譽於都會。及歸。宗族聚處。卒不能無間言。或反以其聞望驕穉。長老者亦多矣。故舊交謫。則其親不台。而平居清素之名亦損。昔顏竣貴用事。父延年謂之曰。吾平生不喜見要人。今不幸見汝。延年豈媚妒其子哉。諸矜已者。其遇人多疏嬖。雖父黨且以名勢臨之也。夫出則爲名士顯人。施歸里巷。澹然若無所有。與農圃耦語。不改其素。撰杖奉屨。而內外諸老皆晏如。然後榮名及親。逾於主組。此其事非甚卓絕。而今人以爲至難矣。膏粱之子。不足以責也。今太公醇樸如此。而覺生自少觀其法行。且識其少年困頓時事。其意者能以龔讓之行。施於比閭。以虞其親而褒大其德素歟。抑亦將如稠人所爲者歟。覺生勉之矣。遂書此以爲祝。中華民國十年季夏穀旦。餘杭章炳麟太炎甫撰。

合肥段公七十壽序

日本陷熱河之明年。合肥段公年七十矣。三月二十三日。於夏正直公生日。義故欲舉觴爲祝。公謂國家多難。非其時。於是餘杭章炳麟言曰。所爲祝公者。非瑯琊曼辭以爲諛。願欲公任其難耳。君子急病而讓夷。公不宜引避。公辭弗獲。乃許。按公平生行事。馳說者慮有異同。

惟與中華民國終始不能異。再造共和之績。夫人所知也。自遼瀋事起。本兵者失計於前。侵尋三稔。塞北半陷。北畿瀕寇。祇以長城爲界。其危如累卵。人所欲僥倖者。恃蘇維埃與日本一戰耳。北方勝。中國幸而瓦全。然亦不能收失地。東方勝。即河朔一切淪於小腆。今之形勢。非若晉宋二代。可以江左延命也。此中智以上所爲危。其與民國終始如公者。固當計及之矣。公於日本。初亦主親善。然不肯蹙地以媚之也。及三省陷。東人覬國者數以好言銛公。公力折之。蓋始之不欲恃氣矜以擾人之怒者。鄰交之道也。終之必以正色相遇者。體國之義也。盛關軍陷後數月。炳麟在天津。與公從容論事。公嘗恨往者人情不恕。外蒙古已送款。復爲內兵牽制失之。語次愀然。誠令公計不挫。即漠南北皆列巨鎮。足與東三省相扶。就不幸失三省。熱河必不動矣。此公之經略最闊遠者。而今日當爲追痛者也。水之未潰也。一九泥足以障之。及其既潰。日夜負土槌石。猶不過殺其少半。今所望於公者。非遽以盡收失地相要也。要令長城以內。敵人不得恣意蹂踐。察哈爾綏遠。兵足自固。猶始終爲中國守。斯事在往日固易。今非有十倍之力。即不可坐觀。任其難者。非公當誰屬耶。去歲日本陷熱河時。適與公生日相直。公聞之歔血。病幾不支。今鑽燧已改矣。而公幸伉健。往事紛紜。宜無可追述。後之事猶幸公以全力任之耳。昔郭汾陽有大勛於唐。爲讒夫所搆。廢處里第。清代李肅毅

亦以兵_咄罷鎮。蓋優臥賢良寺者三年。及吐蕃犯關。天子幸陝。終賴汾陽拯之。八國聯軍陷京師。亦賴肅毅出與支拄。得以講解。雖厚致歲幣。終無割地之辱。今公之遇。不過如郭李。且其天性弘廓。持重與汾陽相似。而肅毅又其鄉里先進。素嘗聞其風烈者也。天果不亡中國。雖有猜忍之士。百計整之。終不能抑之不起。炳麟爲中國祝。故不得不以是祝公。祝哽有辭。古之制也。遂書以爲序。

李誠甫先生配易夫人六十偕老序

沅水至于常德而趣洞庭。漢以南一都會也。余昔讀晉人所爲桃源記。疑宋時所析桃源縣者莽平無岡。不可以避秦。前代武陵郡疆土甚廣。避秦則宜在辰沅以上也。後以事留沅陵。觀其山川深阻。外侮所不能至。以爲古之桃源或隱奧在五谿中。然以地不交會。山寇時發。而清淳之氣亦盡。處之甚不便。沿沅而下。次于常德郭外。日月晤吁。天地闔闔。乃勝于避秦之處遠矣。常德自宋始盛。至清末置商場。聽外人貿易其中。主之者則縣人李誠甫先生也。余未與先生游。今年夏。其嗣祚輝來。乃識先生。建置常德商場事。先生爲人信厚。而知世變。少讀書兼習賈。以資雄于其鄉。嘗督修瀕湖八垵。以止泔水。新學始興。羣情纍疑。則以資規。設小學于城東。命祚輝入學爲衆倡。其事爲鄉里所稱。卒以建商場得罪巨室。謝之以去。遂

不復與世事。然其後常德亦竟通商。中外轉轂。百姓以爲利。常德大川茵蔯之處也。物用所萃。雖欲闕無由。其上不過百里。而谿谷湍暴。連山相紐。民或至老不相往來。易曰。物不可以終通。故受之以否。物不可以終否。故受之以同人。避秦者否之謂也。通商者同人之謂也。時變質文。固不可以一端盡。先生處于市垣。獨能與萬物消息以通其變。非有弦高朱公之識。其何以致是歟。自是而後。祚輝兄弟數人各以學自立。而先生亦漸老。歲七月二十一日。先生滿六十歲。夫人易氏與先生同年生。祚輝等以其時爲壽。徵言于余。直時多故。常德當其衝。百事槍攘。民其或者厭昔之通而欲受之以否。則又不可以一端盡也。人生盈一甲子。更事已多。斯可與通方不窮矣。故因是以稱祝焉。民國十二年月日。餘杭章炳麟序。

雷君泉理暨德配葉宜人六十壽序

昔仲尼欲徙於九夷。曰。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。然則豈徒九夷哉。雖西羌南蠻猶是也。稽古大禹之所徇者。南不逾五嶺。東不過會稽。自是以外。所謂卉服者也。然自堯典已著南交。至周官職方則版圖暨於七閩。意者徒以文德羈縻。不能與九州同貫。及漢始開南越九郡。東訖於閩。交趾九真日南則今之越南也。時已設郡。且刺史治交趾爲九郡紀綱。而閩地裁屬會稽東部都尉。吳晉之間始置建安晉安二郡耳。當是時。閩中文化下於交趾數等也。唐之中

世。常衰治閩。稍啓庠序。則始有舉進士者。而歐陽詹爲其魁。然是時姜公輔挺於日南。以制科高第掌內制。先幾知變。用籌策登爲宰輔。意是時交峰驩愛之。士登朝廷居右職者亦多矣。自漢元鼎以至唐之建中貞元。八百有餘歲。而閩之不平衡於交也如是。宋之興。交趾雖名附中國。大人世及。不能復以郡縣流官治之。而閩之才士雲起蔚薈。徧於朝野。文學吏事爲前古所未有。迨及南渡。閩學乃與關洛競爽。明張詡有言。天旋地轉。浙閩爲天地之中。豈不爽然殊絕矣哉。是時交趾離中國久。永樂朝雖嘗設布政司。幾二十年。亦且開科舉登才俊。不旋踵復棄之。其士人亦未有達者。故自宋氏以來至於今九百餘歲。交之視閩。乃與前世絕相反。觀其盛衰之故。足以愀然使人動容矣。故清優貢生雷君泉理者。閩產也。世著籍南安。而父遠商越南。故能習交人風土。君自少好學。從侯官林紓琴南游。充儒學生員。甚有聲。既壯。以優行貢國子監。例得州判。以家饒於財。不喜仕宦。直母某太宜人年高。遂不赴選。家居爲鄉里解紛難。振貧病。又以其產設豐城學校。斥宅爲校舍。配葉宜人治家勤。能爲君相。內外之治。條貫秩然。士習其教。民載其德。六七年矣。民國三年。山寇起閩南。君遽與妻子避之越南。返舊游也。越南自明宣德後雖自帝。猶繫中國。受冊封。及清末遂與中國絕。而君以芻蕘小冠。悠然舍先世墳墓遠適異國。永爲賓萌。說者或謂君憤時泰過。自君子觀之。古之

人遭中土失紀。憤而遠游。終以不返者。蓋亦衆矣。君旣以越南爲先人所游射。與其士耦俱有舊好。而中土商旅之服賈於是者。君爲其後雄。故彙被選爲越南南圻福建學校常務委員。及主商會會館事。化行徼外。淳澤無旣。此雖在交。猶在閩也。德之休明。則越裳貢其白雉。其回遙失統。而使摺紳之士不能寧居。以屏於異域。斯乃長國家者之恥。而君何病焉。雖然。閩與交。漢唐時舊兄弟也。交之文化不逮閩也久矣。君旣服於周公孔子之道。兼能文章。而又爲其所嚴敬。宜優游教導。輔其乏無。縱未能使復於唐世之盛。庶幾鼓及域內郡縣。此則所以報先德而惠同胤也。昔閩之盛也。非常袞能驟致之也。直唐之徵而中州士大夫之遼難者。保於王氏。故其所濡染。至於是也。夫交亦然。漢末崩離。士燮以交趾太守久統其地。則中土賢良從之者以百數。如許請劉熙陳徵之倫。雖不久處。其言行風采之足以漸人者多。是。以其民興起。桀然與內郡比隆也。今君之處交。非若許請劉熙陳徵之暫也。旣懷其道。而資又足以將之。非若前者數公之藉於人也。聞君有五子六孫。皆已駁駁能繼其聲。然則膏澤所衍。始於門內。汪於方域。顧行之何如耳。何患其不至乎。君之徙于越南。十五年矣。今歲夏正七月二十一日生六十周。葉宜人亦與君齊齒。邦人之流寓者。欲進爲壽。以祝辭請於余。夫教思無窮。越千百祀而民勿諼者。壽之至也。於是推次前說爲之辭。

洪益生六十壽序

耕稼興而有程品。故九數以方田粟米造端。至均輸數稍噴。商功形亦滋繁矣。然其所道積斛圓困委米依垣諸術。悉依于農。此蓋力田者戶知之也。今語貨殖之子曰。百分而寸。百寸而尺。方三。尺一寸六分強者。什而爲一丈。必色然駭之。是雖至易者。猶不省已。然其轉凡置數。出納較如也。未嘗有所失。而稍遠者。固不道審角度。列方程。愈無以爲也。反是。令善爲算者。持籌以校米鹽。則三反而不決。豈術有細大。不可以轉施歟。將自尊寵其道者歟。獨元時郭太史明徐文定。旣以算術推步。亦能治農田水利。自是以來。明四元理八線者。尤衆。然徒以衍算。不乃施之天官。其試于田疇力作者。吾聞責語矣。未見其人也。鄞之大農洪益生者。八九歲知開方。稍長理代數幾何甚精。亦善楷法。能關弓擊劍。入以爲奇才。通藝之士也。以父兄早亡。承其家業。故絕意進取。置法書弓劍不用。退而劬農。終歲督部曲。勤樹藝。手足爲胝。數年。其業大起。猶盡力耕作。不敢息。衣大布。食脫粟。車乘燼。用不見其侈。而穀日以登。于占九數。蓋能識其本者。近規郭徐。可謂有師法者矣。旣以良輿稱于鄉里。有河渠道路諸役。必以資倡之。所居地高仰苦旱。自其先世嘗欲爲陂豬水。未果。及君卒就焉。規葦素定。不逆地防。水屬理孫。爲淵句于矩。旣成。命其陂曰壽封。一方藉以灌漑者。至百萬畝。亦郭徐遺法。

也。然君素讀書。知六藝。以宗族多失學。爲設墩陽學校。墩陽者。洪氏以墩煌丹陽爲望也。其他任卹之事尤衆。有不給又命其長子友論佐之。蓋賴以舉火者。內外又數十家。余初識君于友人余雲岫所。聞其家多碑版。卒卒未及問平生學行。既而雲岫以是告也。夫知數而不任于用。與虛言名理無異也。能以其術自饒。顧遘弗能施于人。猶治算者知正。不知負也。盭數之用。至于濟生成務者。其洪君之謂歟。于是歲陽在上章。陰在敦牂。月在橘壯。二十二日甲子某。洪君生六十周矣。諸友欲趣爲壽。而屬雲岫徵辭于余。余嘗讀阮氏疇人傳。見算師多喜談天。日夜窺旋機。撫圭表。以察日星之行度。校及秒忽。不損益于歲功。于民事顧遺焉。聞江慎修能作機關木人。爲人守藏。然亦不益務本之道。心甚少之。及觀當世勤苦治生之士。有聞望于鄉邑者。又碌碌無藝能。不足以述。如洪君者。其與諸子異撰者耶。故不爲恆辭。推言藝周于用。且以成德者祝之。且壽亦算也。固所以爲壽也。

桃源饒子六十壽序

桃源饒十。以商起家。年六十。其夫人謝氏與同歲。余弟子衡陽馬宗霍介爲祝辭。壽序之興。蓋近自元明間。至岷山歸氏以來轉盛。頃世鴻筆巨材。靡不爲之。歸氏所爲祝者。多鄉里老儒。其言平淡則宜。及近世或以施於將相有成名者。辭多矜張。無山澤之儀。綜明清以來文

士可稱者四五十家。其壽序使人往復諷誦者幾何。余頃歲亦時應人所求。其辭氣非不諱。憤於事亦不敢緣飾。既成視之。往往多公家言。未有卓然可以動人者。豈辭之不至。將其事之不足以振吾辭。蓋亦參而有焉。以是爲此益倦。幾不欲著紙筆矣。今饒子與粵人競冒茶之利。數數折閱。轉益增熾。湘茶行於海外者。必以饒子爲有聲。既展國利。又使山農無饑饉之色。業非不閔也。家既給足。即所居蘆花潭。修輿梁。設學校。舉平糶。皆費鉅萬就之。功非不劬也。謝夫人雖富。猶躬操作。日夜教子女平明而起。無得後時。應物端和。常以餘財振乏。內行非不備也。然計其事猶不足以震發文章。固吾辭之不至歟。將自有限之者也。必也不恃其業。不有其功。不伐其行。塵芥外物。而深固根柢。則庶可以視其長世乎。蓋桃源者。昔陶靖節張之以爲有避秦之士。人人老壽。訖普世猶在。固長年者生聚之域也。而桃源置縣始宋時。其地與辰之沅陵連界。山水奇峻。靖節所述。遠此當不遠。饒子夫婦既產其地。得山川之氣。其壽固宜。顧秦世豈中遼遠。更役徵調尤希。是故其民寧壹。避世者居之。足以長壽。今洞庭之船。一日千里。桃源去之咫尺耳。任輦輻湊。良賈裨販。無日不至。饒子又以買茶足國算。窮秋豪。果得與昔時處桃源者比耶。雖然。爲壽者亦寧其心而已。地之塵囂。殊不足以滑吾性也。後漢時武陵蠻凡五叛。劉尚之敗。馬援之困。皆在是。今沅陵尚有劉尚城。而壺頭則援

所爲曳足望敵者也。是時四郊多壘。人無固志。雖避世者奚以自安。卒以致慮守靜。不擾其眞。雖烽燧徧起。吾心澹泊自若也。故能持形以度亂世。逮及晉時。亦幾忘劉馬事矣。今饒子所處。稍近市閭。以是勤生。固非有漢代兵事之棘也。故曰爲壽者亦寧其心而已。地之塵囂不足以滑吾性也。且今之世。非全盛之世也。他日或有效避秦之事者矣。險阻日夷。固不能以窟穴求全。雖壘之高士遇之。亦將混跡市廛。緣督以養其生而已。饒子苟知是。雖今之桃源。亦何以異於古之桃源也。以是起吾辭。宜與世之祝者少異矣。

陳子壩五十壽序

非年之難。能免於亂世之爲難。人之年不問於貧富治亂。而亂恆患其富。昔者榮啓期鹿裘帶索。年九十而鼓琴以歌。是時名卿大夫亦往往以多積爲戒。是猶平世之論也。厥在亂世。若和嶠王戒石崇之徒。撫良田。翬華屋。乾沒無已。或不免於虎口。或雖幸脫。日布算籌。以至於老。家有珍果。懼人得種而鑽其核。此欲求瞬息之樂。無有也。至於今。侯服玉食者徧海上。而其憂亦著。內疑劫請之賊。外畏寇攘之患。處則周候衛。出參不敢獨行。滿心戚離。若失其生者。蓋所在而有。以此長世。則無寧去之矣。是故貧富唯求其中。又有衛以將之。則可以經治亂。處治則曰壽。處亂則曰免。而不以天之假我者。滋吾之困。吾年幾六十。所更世變亦多。

矣。直生之日。朋輩或時奏酒爲壽。吾無所於樂。獨坦然以得免爲幸。今年秋。有人以郵陳子壘事告者。云陳子年五十。夏正十二月則其生。且爲之祝矣。先生可以一言乎。余從客問其行迹。其人則以商起者也。其於貧乏無弗周也。其所好則古圖書也。以貨殖爲名。而能行其德。且有以自樂者。余曰。若此。則庶乎免矣。雖然。猶未也。吾聞莊生之言。緣督以爲經。可以盡年。督者何。則所謂中者近是耶。備物以將形。物不能備也。而先竭吾智慮。又惕然有戒心於外。故君子必求其中。苟足自適。其重不可以軼銖銖。如是。於形則順。於智則逸。於外物則無不可必之憂。是之謂緣督。陳子觀於並世同處之士。有其家給富而不爲物役者乎。有不求巡微不固局牡者乎。有與暴人遇不涉其藩而狎之以無患者乎。有鼻間之氣栩栩然者乎。陳子勉之矣。從吾之言。所謂善攝生者。陸行不遇兕虎。入軍不避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。虎無所措其爪。兵無所容其刃。夫然。治亂貧富處之若逆旅也。夫何不免矣哉。蓋聞昔之養老者。曰祝噎祝喫。噎噎小累也。猶以得免爲幸。而况亂世之所遇有過於是者乎。陳子方艾歲。猶未及乎噎噎。吾爲是言。其亦可以祝矣。客稱善。遂復理前論。令持歸書之。

楊太夫人百歲歌詩序

民國十九年春。賓川楊如軒以其母楊太夫人百歲建坊事來告。余旣爲篆其石闕矣。其夏

七月如軒復以所徵歌詩如千首屬爲之序。以刻于石。序曰。古之養老者。祝嘏祝嘏。蓋亦有辭矣。其體或如詩。或如平文。未聞施于金石刻畫也。壽莫如石。人之致敬于耄老者亦欲其辭之壽也。然其人或無本末。雖老不足以矜式當世。足以矜式矣。而力或弗能爲。有力矣。其地平原廣隰。具材則不易。雖風物又不足以副之。是以相率弗舉也。賓川于中國爲坤維北負繩水。則大江之原。南承點蒼。壁立千仞。天地之壯觀在焉。開闢稍晚。其民樹惇而不佚游。足以長世。昔周公陳無逸。以爲老壽之階。華佗亦言人體欲得勞動。動搖則穀氣得銷。血脈流通。病不得生。譬如戶樞終不朽也。太夫人少遭閔凶。其勤過于恆人。又徧得山川之氣。壽度百歲。蓋不足以盡之。以其地之據形勢。與其盤石巨材之易致。而其人又足以副。數者參會。刻此以著經紀也。則宜。余昔嘗游雲南。蓋自交趾邪趣會城。其中部奧區大理之域。嘗鄉往之而不能至。間登西山。則方志所謂金馬山者。雖稍峻。不足以發舒意氣。有所歌詠。未嘗著於巖崖之間。今又十三年。得以是爲諸作者前勗。以刻于石。亦自愜矣。凡歌詩如千首。具列作者姓名如左。

胡母韓太夫人八十壽序

韓太夫人年七十時。余嘗爲序以祝。今又十年。而齒亦隨以增矣。其間世事之遷嬗。民生之

哀愉。國計之得失。都市之盛衰。蓋不可與曩十年比。而太夫人老益丁壯。子姓孳衍。乃有盛於昔者。其子若孫。又以祝辭屬余。余年亦運而往矣。筆札凋燥。不能爲盈辭。願亦有可道者。當世之亂。人皆求速化而患有身。昨歲倭寇掠吳淞時。飛九庵火集入屋宇。民求窟穴避之。且不得。欲負檐轉徙。更以旄倪爲累。比寇退。塵閭之間出入者十減三四。蓋上海之變。未有劇於昨歲者也。雞犬且失其宇。遂人雖有彭聃之壽。視之者言若哇矣。今太夫人八十生日。適後於兵事一期。民物生聚。雖未逮往時。然一方膺安。害氣將究。農夫工女咸帖然保其性。會有壺觴之獻。得恣飲大噍。無所慮。此殆適其時也。曩仰曾從余游。中道遷化。距太夫人七十時。纔六七年耳。餘思未忘。余爲序亦多致感慨焉。東方朔有言。樂太甚則陽溢。哀太甚則陰損。陰陽變則心氣動。心氣動則精神散。故奉觴酒以銷憂。然終非其時也。今者又逾十稔。其思慕亦淡淡然去矣。而嗣子又日益長。漸及加布。登堂撰杖。綰綽相待。一飯一歡。足以佐歡者愈廣。比於昔時樂未畢而哀繼之者。固有間矣。然則時事雖異也。庭廡以內。乃益恬蕩無所失。於是祝之。蓋所謂時然後言者歟。余聞蜀之開縣有李老人者。實生清康熙中。今二百五十餘歲。飲啖行止。常如四五十人。此其人非有導引之術。化色五倉之傳也。直以徒步采藥。與世相棄。治亦不知也。亂亦不知也。故能安其形性。至乎後凋。夫人之獲上壽者。豈必

待於有道之世耶。故舉是義爲太夫人祝。若夫內行之美教誨之篤。前序已詳之。故今不更及也。

金母裘太夫人八十壽序

越之教本乎句踐。而范蠡爲之師。蠡苦身勦力。候時轉物。三致貲累巨萬。而三散之。今越俗以蠡治生。米鹽瑣屑。未嘗棄遺。情竊者擯而不得齒。獨於施舍有所不能忍者。於蠡之道蓋得其半矣。未得其半也。蠡蠡之道。唯唼金母裘太夫人能之。太夫人初來嬪也。即以孝謹稱。金君商海上。獨持家改。諸饋饘汗澣煩辱之事。皆身任之。時家未大起。雖節衣食。其於族姻貲貸。已廓然無所踴。及金君商日起。藏日厚。思所以散之。而以咨於夫人。乃設學校。建祠堂。置義莊。皆從旁助焉。性惻怛。尤矜老人。金君設養老堂於縣。既斥田八百畝矣。即有物故。襲歛殯葬之費。夫人曰。於我取之。比年七十。復以銀幣二千版置產。附養老堂。爲增其員數。自是老癯失業者皆得全。金君既沒。遺志未竟。太夫人則以續服述事命其子。縣西萬金隄始圯於水。壞田數千畝。金君存時。欲修繕未果。則命其子築而完之。縣北三界鎮不戒於火。延燒幾盡。傍谿舊閣亦毀。則命其子懸銀幣三萬版興復市廛。以賃屋者十年之租庚償。償盡則歸其人。岐旁劇驂。廣於其素。旁建新閣。而市人會之。行旅惕之。金君嘗爲崇仁區置小學。

凡五六所。獨女學未備。則命其子經始成之。民國十八年。田多螟蟲。食穀殆盡。其冬又大雪。積丈餘。粒食騰貴。僮尸蔽野。則命其子比戶振之。諸所爲施舍者如此。自奉布衣練裙。園蔬之食。雖老習女紅如少壯時。未嘗休止。其勤又如此。斯豈非盡范民之道而能爲越之母儀者乎。蓋智者之於貨殖也。始從事。患其不勤也。既勤矣。患其不蓄也。既蓄矣。患其不散也。是故古者之於貨幣命之曰泉。言其如泉之流而無或雍閉湫底以害其性。范氏之言曰。陽至而陰。陰至而陽。日困而還。月盈而匡。此其術至明白易行。願世人非好奢淫。則積歛無汰。藏之篋筥。秋豪不能有所舍。觀其人非不讀書知古今者。太夫人未嘗讀范氏書。願其道冥然如合契。亦可謂難能者矣。或曰。古之賢女蓋深植德本。以言教人。魯之敬姜漢之班昭是也。坤道客齋。雖周易不以爲病。未聞以任卹爲女宗者也。余以爲仁義之塗。丈夫婦人所同繇。古者婦人無祿邑。故不責以施予。秦漢以降。有豪行者亦多矣。是故呂母費酒以報子。周氏縫袍以相夫。漂母釋餐以飯信。湛氏截髮以饌賓。此其事或係軍國。故記於史籍。傳於人口。其鄉黨六行著在方志者。亦往往而有。顧國史不及載耳。晏子有言。當如布帛之有幅焉。今亂世征歛既亟。劫奪恣行。常恐人之不知幅利。以其多藏。得其厚亡者矣。曠之民精急高氣。輕爲椎剽。然則民衆既殷。毋曠其衆以爲亂梯。固范蠡之所以教越王也。有國旣然。有家者

得無儼於是哉。如太夫人所行。非徒以肅然慈仁爲本。乃亦監於世之險巇者也。民國二十年。太夫人年八十矣。四子八孫一曾孫森然成列。子元瑞等將以其生之日獻觴。太夫人猶弗欲。乃相屬以辭發之。夫知稼穡之艱難以致老壽者。恆人之所習聞也。好行其德。不以人物利害相撓。字泰定者。發乎天光。是爲衛生之經。恆人之所未聞也。視哽之辭。盡於是矣。以太夫人生於越中。故揭范蠡事以爲表。豈徒祝之。又欲越人之轉相師也。

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

炳麟與衡山劉霖生從事于草昧之中。霖生任中國同盟會幹部。炳麟任民報社。同處日本東京。危疑之事無弗與也。時霖生弟炳生以謀光復就義于長沙。未幾。太公某亦下世。禁網嚴密。猝不得歸視。故義故中遭難最烈者稱劉氏。民國興。霖生起家爲工商總長。而炳麟亦任籌邊于東三省。旋各謝去。炳麟以嫌忌被羈京師。鬱鬱無與歡。歲時伏臘。霖生獨爲謀燕樂。及帝制議起。當國者素未甚嫉霖生。然霖生卒不與。亦不見譴。其後十餘年。兩人之迹時離時合。及十六年冬。而霖生復來化我。契闊道故。甚相得也。霖生曰。明年夏正二月朔。吾母張太夫人生七十周矣。子能爲吾母祝乎。以炳麟與霖生之交。登堂奉卮。職也。顧道蕲。或不得逢。文辭雖拙。其敢辭。夫婦德之略。蓋在事尊章。相夫子。教子姓。勤織紉。窮而貞者。若黔婁

之婦是也。達而修者。若公父文伯之母是也。是數者太夫人已具踐之。雖它人亦能舉之矣。獨其處廢興順常變。無道不避禍。有道不變寒者。炳麟宜爲言。當炳生遇禍時。霖生亡在外。隸役遮羅。闕其門巷。而太公適病風痹。炳生婦毀瘠不能治喪紀。家又素貧。鄉人以法嚴。唯恐有連染。乞貸亦絕。亡者殆于委溝壑。存者亦日莫不自保。太夫人以一軀持門戶。送往撫存。不失其序。子歿而哀之。婦歿而哀之。夫歿而哀之。唯霖生一子當主血食。五年之間未嘗以片言踰海教之降志。斯事也。至今思之。猶令人振振心悸。可謂處廢而知順變者矣。霖生旣被任爲閣員。時太夫人家居。無喜色。其後就養邸中。教霖生猶嚴。服御餐食不愆于素。時時步履出郊外。見者不知爲貴家母。炳麟曩歲在稠人中視霖生亦無異能。及數遭變。通不失介。軒輜得中。與人久要。不以瘡枯貳其心者。唯霖生爲能。子孝叔爲炳生後。游學遠西六七年。得業歸。恂恂如寒賤。未嘗有游子華囂之氣。觀孝叔足以知霖生之教也。觀霖生足以知太夫人之教也。可謂處興而知順常者矣。今太夫人年及大耋。神明不傾。壽固不待祝。獨以前事觀之。茹痛處辱如此其至也。昔人云。天降大任於是人也。必先苦其心志。勞其筋骨。餓其體膚。空乏其身。行佛亂其所爲。然後動心忍性。曾益其所不能。此謂丈夫然也。處坤道者無大任。而勞苦佛亂中之德慧益進。于是受天之祚。則宜其老壽矣。斯可以爲太夫人祝。

乎。雖然。獨是備乎哉。夫勛著于國。義存于家。有是美也。而厲之以德操。行之以忠信。劉氏之世其昌矣。獨是備乎哉。

謝君馬夫人六十壽序

昔福山王照圖。經術與其夫棲霞郝君埒。郝君治爾雅。多援其說爲徵。閨門之內。蓋齊如畫一矣。百餘年而棲霞有馬夫人作。其良人曰謝君一塵。當清之末。愴然以光復舊物爲念。雖夫人亦參革命事焉。此其行迹與郝王不相似。其夫婦同方。相與齊郝。猶郝王遺事也。初夫人以俗貴男賤女。婦姑間又往往多詬誶。思有以革之。而與謝君游學日本。時中國多事。士人爭扼腕欲覆滿洲政府。始集中國同盟會於日本東京。謝君與夫人皆與盟。山東之有同盟會自此始。未幾歸。就烟台設東牟公學。端本女學。同盟會人自張繼以下皆嘗爲其教授。指斥滿洲。無所顧忌。事爲兩江總督端方所聞。密使山東吏偵之。下令逮捕。夫人與謝君皆亡命。而學校亦廢。其後夫人又教於崇實女學校。直武昌倡義。夫人奮然與謝君謀曰。清廷殆覆矣。夫婦各率義故謀響應。山東巡撫孫寶琦知不可奈何。陽召謝君謀。樹白旗以應武昌。陰遣之赴南京。謝君去。寶琦有異志。捕同盟會人甚急。夫人乃率子女避之青島。以免於難。會清亡。故其家得全。夫人初適謝氏時。資裝甚備。後設學校及謀倡義。皆斥賣田宅以奉

之光復事成。其夫婦亦耦俱無等差。然所求施於國中男女者終未就。民國十九年九月八日。夫人生六十年矣。其女謝蘭馨。適桂林鄧家彥。亦同盟會舊人也。欲舉觴爲壽。而問其辭於余。余以爲男女平等。其說亦久矣。古者稱夫婦曰伉儷。又曰。妻者齊也。是陰有其意。而不盡施於法制。韓非載華士在齊。不臣天子。不友諸侯。妻老而拜之。竟以是爲太公所殺。漢樊英疾。妻遣婢候之。英下牀拜曰。妻者齊也。禮無不答。時雖舉是最美談。效之者亦少。至於今。法制所具。蓋幾於平等矣。然人之相與。其度量至不齊。彼以智能相君。勢利相傾者。固非法制所能均也。邇時雖有貴男賤女之俗。及以才能權力自怙。則父有屈於子。舅姑有屈於婦者矣。况閨房之際乎。余嘗疑文化愈進。男女之階愈以不齊。昔驪山女佐周爲元勳。高涼洗夫人亦以兵佐梁陳有功。此皆僻在羌蠻。故女子得爲其雄長。及華夏則無是。母后時有聽政者。而舉世以爲昏制也。古者君主之世。有命夫命婦。唐以來。婦人之封。與其夫散階相應。今者散階既廢。夫雖仕宦至國相。其室人猶與販婦均也。名義且吝之。何事於實。或雖許女子入官。然得仕者亦希。由是言之。法制者。徒文具耳。其必有謝馬扶義之事。而又資以郝王之學。然後權位寵祿不足言。智能又不足以俛仰之。坦然相處。左右平平以相率從。斯齊之至已。詰朝登之崇之顛。觀白日上出。回顧月落。一東一西。其平如引繩。是舉觴爲壽之時也。

是爲序。

王大家五十壽序

家富而能施。五十而言壽。雖盛稱之。世以爲少褻也。雖然。有異。諸以厚祿自持者。雖富必不敢自表襮。不自表襮則無有敢大施舍者。其次農賈之族。積累鉅萬者亦多矣。遭值亂世而惡其富之著也。是故飲食必菲。衣服必敝。卑宮而處。羸馬而出。務自弇闕以逃其名。然後免於上暴下奪之患。有求貸一錢者。必低首磨頰汲汲然以匱乏辭矣。非其性吝。處於亂世而不敢伸也。有如達者則不然。積斂無涯。而穀以終身。則不如費之酒食游觀之爲得也。有如仁者則不然。盈其囊橐而使人虛。俟服玉食而使人凍餒。不可以爲子愛。則不如散之之爲得也。有如仁且智者則不然。冬則爲之饘粥。夏則爲之瓜麤。足以使貧者蘇息。而不足以保扞。則不如散之勇士之爲得也。是故處亂而富者有四案。保扞爲上。弇闕爲下。如鄞之王大家者。其可謂知保扞者歟。大家姓楊氏。年十六而嬪於王。王氏故高貴。大家之來也。年雖少。承事威姑。調御童僕。既秩然有條章矣。時時以私財周人急。而衣服環瑱數歲未嘗增一事。王君性豪健。所與游無少長貴賤皆平視之。夜必相將入酒家劇飲盡歡。非雞鳴不歸。大家初疑其輕。久之竊喜其爲丈夫行也。及民國三年。寧波商團成。舉王君爲之率。寧波者。故鄞

縣地。以府號命其縣者也。每團員集王氏。短衣簪袖。瞋目而語難。大家與王君朝夕治具。醇耐炮炙盈溢杯案。人人厭其所欲。及客醉飽歸。大家則喜。曰。吾夫得之矣。有以知士氣之壯什伍之隄也。聞者感奮。故寧波商團爲東南冠。年四十五。王君歿。大家督六子承其家事。所施與不可勝紀。然非其至。至者乃在助王君就商體事。此其學學可稱者也。今大家年五十矣。古者五十曰艾。謂髮蒼白如艾也。記稱五十異棍。得杖於家。善以是爲老壽之始。聞大家常訓其子正錫曰。汝雖服賈。交游亦廣矣。努力效而父事其士大夫之賢者。友其仁者。母子自守其私。觀其言論風采。足以長王氏之世。非獨壽其一身而已。此又其可稱者也。鄞之人當明清交。異材怪偉往往間出。有志者率傾財結之。山嵒峻絕。雖清鐵騎莫能度。得自衛者幾二十年。其後。人民習爲懋遷。饒於財。而稍謹畏。如大家夫婦之舉商團。蓋特其儻見者耳。今天下魚爛矣。共產之論日沸於市。自全楚以逮章贛之濱。二百餘縣。殘破者什六七。浙中甌江之上。亦有起者。不及時絕其題牙。蔓於浙東。而誅財賄。則鄞其首也。以大家之才力。且未篤老。其可無恢廓商團以爲鄉邑干楨耶。大家以夏正十月生。正錫等欲以其生之日爲壽。而來徵辭。余承人子之屬。爲視其親者數矣。大抵事類多相似。灌木聚莽。彌望一色。屬筆厭倦。不足以發其意。今者事非絕奇也。壽非大壽也。然而盛稱之不爲泰褒。是以成於此辭也。